

皇

清

經

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四百四十三

學海堂

潛研堂文集

嘉定錢宮詹

大昕著

春秋論

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其褒貶柰何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矣曰崩曰薨曰卒曰死以其位爲之等春秋之例書崩書薨書卒而不書死死者庶人之稱庶人不得見於史故未有書死者此古今史家之通例非褒貶之所在聖人不能以意改之也魯之桓公宣公皆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公其死也書薨無異詞文姜淫而與聞乎弑者也其生也書夫人其死也亦書薨書小君無異辭書薨者內諸侯與小君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君諱爾公子遂之弑其君之

子季孫意如之逐君皆大惡也其死也亦書卒無異辭書卒者  
內大夫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不奪之也然猶可曰此爲宗國  
諱爾吳楚僭王之君也鄭伯寤生射王中肩者也宋公鮑與聞  
乎弑者也其生也書爵其死也書卒皆無異辭書卒者外諸侯  
之例也非褒之也春秋亦不奪之也弑逆之罪大矣以庶人之  
例斥之曰死可乎曰不可是諸人者論其罪當肆諸市朝僅僅  
夷諸庶人不足以蔽其辜論其位則彼固諸侯也大夫也夫人  
也未嘗一日降爲庶人而我以庶人書之非其實矣紀其實於  
春秋俾其惡不沒於後世是之謂褒貶之正也後之學春秋者  
乃有書死之例其說本於檀弓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史家未  
有書君子之死曰終者而獨書小人之死吾不知其何義也古

書未有以死爲貶詞者以舜之聖而尚書曰陟方乃死死果不美之名乎孔子曰予死於道路乎又曰予殆將死也孔子甯以小人自居乎死而不朽謂之令終尚書謂之考終命否則徒死而已檀弓之言與曾子啓手足之意相近非爲紀事者言之也顏子大賢也而論語書之曰死且屢書不一書莊子老氏之徒也而其書有曰老聃死皆非貶詞也褒善貶惡之義莫備於春秋謂春秋之法有所未備而以意補之豈後儒之識能加孔子之上乎哉

春秋論二

魯昭公之出也魯未嘗立君魯之臣民猶君之也若齊若晉猶以諸侯之禮待之也昭雖失國而未失位故生稱公葬稱我君



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皆昭在位之年也非春秋強加之也  
昭之喪至自乾侯而嗣君始卽位於柩前明乎魯人猶公之也  
公之號未替故春秋據實而書之非已降而虛尊之也昭公之  
在外者七年而歲首書公在者三其始居於鄆鄆本魯地則猶  
在國也故不曰公在鄆也乾侯非魯地則謹而書之猶襄公二  
十七年書公在楚也此亦方策之例非春秋之特筆也

大學論上

昔孔子告曾子一以貫之之道後世尊之以曾氏爲得孔子之  
傳禮記大學一篇漢唐諸儒皆不詳何人所作朱子疑其出自  
曾氏第於古無所攷學者猶疑信參半然予讀大學書與忠恕  
一以貫之之旨何其若合符節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之治天下國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於民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非忠恕之道也天子以至庶人其分不同而各有其身卽各致其修身之功故不曰治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德者人之所同有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與國人交天子之視庶人猶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於上庶人修其身於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責人而寬己不以己之所難者強諸人不以己之所惡者加

諸人夫然故施之於家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無辟也施之於國與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拂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一人之身盡天下之情絜矩之道卽修身之道也由身推之而至於家由家推之而至於國由國推之而至於天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大學之功始於致知格物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致知者知本之謂也自忠恕之道不講而治與道分本亂而求末之治所由與唐虞三代之治異矣

大學論

下

大學論平天下至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則必至奪民之利利聚於上而停出之患隨之矣夫利之爲言



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財之源出於土有人而土可治  
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財用於是乎不竭有小人者剝爲理財  
之說謂可不加賦而國用足也於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  
之計山海關市之利籠於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  
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於商者逾多則貨益昂而民  
之得貨益艱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剝爲節用之說謂吏俸可  
減也簿書期會之間小有違失可奪其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  
自給則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  
加賦殆有甚焉大學一篇極言以利爲利之害初無一言及於  
理財朱文公釋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  
謂同好惡之君子當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

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於下則下不覬覦於上上下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更不貪殘國無姦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聖人豈有它謬巧哉

中庸說

中庸之義何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聖賢之學皆不外乎中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堯之傳舜曰允執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範九疇天所以錫禹也五居九疇之中故曰建用皇極皇極者大中之謂也孔子作易十翼彖傳之言中者三十三象傳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時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剛中曰柔中剛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

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其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言其體也曰君子而時中言其用也此堯舜以來傳授之心法也堯舜以來言中不言庸孔子之言中庸何也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自天言之謂之中傳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人言之謂之中庸唐虞相傳皆曰執中而孔子申之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然則中庸卽執中之義矣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無定體而執中莫如隨時時中者中之用也雖然時中惟聖者能之而擇中而執之則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謂之擇善聖人之教人也欲使知愚賢不肖之倫去其過不及而歸於中故示之以從入之方曰擇乎中庸擇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詞也擇之而

得之得之而固執之久之而無時之不用其中此之謂時中此之謂依乎中庸矣然則何以復言中和曰未發爲體已發爲用發而中節者合乎時者也天有四時順其序謂之太和人有多情中其節謂之中和中以和爲用非時則不和故博雅訓庸爲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卽中庸也以道體言之曰中和以入道言之曰中庸言固各有所當已然則先儒何以訓庸爲常曰凡物之失其常者不可以用其可常用者皆中道也一人之身其分子臣弟友其境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各有常然之道常然者合乎時者也時然後行謂之庸德時然後言謂之庸言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時中之用也在易六爻之位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然而當其用者三



四有時而吉失其用者二五有時而凶所謂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者也乾之用九戒之以天德不可爲首懼其過剛而失中也坤之用六戒之以永貞懼其過柔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外乎時中而乾坤特言其用故曰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

履卦說

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夬履之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

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卽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伊感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彖有不咥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咥人之凶

冕衣裳說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冕皆作纁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纁齊衰服之重者纁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纁言之序也古者冕纁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纁管子衣服

緇纁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纁卑纁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纁  
文選注引大戴禮纁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訛爲纁也論  
語冕衣裳者是纁之訛爲冕也包咸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  
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  
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  
祭祀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  
冕衣裳與齊衰與瞽者竝舉則冕之爲纁審矣古論又作弁弁  
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經  
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  
者其弁經乎弁之與纁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禘嘗說

宗廟之禮莫重乎禘嘗禘嘗皆時祭也四時皆祭而春秋爲大故祭統謂之大嘗禘禮家恆以禘嘗與郊社並言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祭統云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及禘嘗禘嘗之義大矣郊社禘嘗之祭歲常行之故禮家以是爲大而三年五年之禘祫不及焉爲其不常舉也祭義郊特牲皆稱春禘秋嘗而王制祭統則云春禘而夏禘周官大宗伯詩小雅又有祠禴而無禘漢儒彌縫其義以春禘爲夏殷之禮又或破禘爲禴以予攷之禘者大祭之名不必拘於一時時祭以禘嘗爲大而禘有樂嘗無樂則禘又大於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饗孤子於春祠行之



故曰春禘亦或於夏禘行之夏之始可以承春故也一歲之中  
惟禘嘗爲大其它二祭則禮差省矣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  
之禴祭又曰孚乃利用禴先儒以禴爲祭之薄者蓋禴而不行  
禘禮者也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先言春秋修其祖廟後言  
禘嘗之義則春禘秋嘗固周制矣而以爲夏殷之制其不然乎  
說中庸者或以禘爲三年大祭證以祭義祭統郊特牲諸篇之  
文知其爲時祭無疑

### 閏月說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歸餘者謂  
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非歲終之謂也何以言之春秋  
經傳書閏月者九襄九年閏月杜氏謂門五日之訛其餘八閏